

聞時



卡泰耶夫像

次

正文·····

一

卡泰耶夫及其代表作「時間，前進呀！」·····戈寶權 四六一

編後記····· 四七九

天(註)口

第一章 胃液

三三

(註)

(註)

其實不缺，詳書末。

譯者

鬧鐘像一罐糖菓似的叮叮響起來。

鬧鐘是便宜貨，漆成褐色，蘇聯製造品。

六點半。

鐘是準確的，但麥加利不靠牠。他沒有睡着。他一向在六時起床，總在規定時間前。沒有一次是被鬧鐘鬧醒的。

麥加利對於像時計這樣簡單的機械，不能真有什麼信仰；不能把像時間那樣寶貴的東西付托給牠。

用八除三百零六，再用三十八又十分之二除六十。麥加利馬上在心裏算出來了。

結果——五強。

三百零六是混合土。

的作數。八是工作時間的時數。六十是一個小時的分數。這麼看來，哈爾科

入在一又十分之五分鐘內，換句話說，便是在九十秒鐘內，做成一作混合土。照書

烏克蘭的一個工業中心，曾一度為蘇聯共產黨所佔領。——編者

本子上說，每作混合土至少需要六十秒鐘，從那九十秒減去六十秒，只剩三十秒。

在三十秒鐘內，要搬運原料，裝到機器上，舉起漏斗！

從理論上說，這是可能的。但——事實上呢？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直到現在，這裏建設區最優秀的混合土工人部隊每班不過做二百作。這算是頂括括的成績了。現在，情形已大大改變了。

麥加利用保險剃刀的刀片削着他的黃鉛筆。他以青年工程師的敏捷和毫不假作的熟練手法削着牠，削去長長的，薄得驚人的光滑的細片。

在小山上，人們正在炸着礦塊。輕重不一的爆炸聲接連地響着。

空氣像一塊石板一樣輕輕碎裂着。

麥加利在五本燙着銀色標題的硬裝厚書上瀏覽着，在一張發黃的新聞紙邊沿寫下摘記和算式。

新聞紙上的快報實際上沒有說明什麼。牠裏邊的數目字太不準確。而正式參考書上所說的六十秒鐘，也似乎很可疑的。

麥加利赤膊而且懶懶，坐在搖搖擺擺的旅館小櫃子跟前。這小圓櫃子是不適宜於工作的。麥加利坐在那裏，裹着污穢的布單，活像一個流氓。

刺人的繩子一團一團擁擠在他的周圍，在他直聳的亂髮裏搜索着。他從大鼻子上卸下眼鏡，鏈腳向下，放在面前的檯布上，很像一架玳瑁的雙輪馬車。他拍着肩膀，頸項，頸。被殺死的繩子落在報紙上。

許多事情不明白。

勞働前線情形如何？運輸情形如何？機器的能力如何？人數多少？雜倒混合土的地點有多遠？漏斗必須舉得多高？這一切都不知道。必須加以猜測。麥加利臆測着幾項特別容易變化的事情。

他穿上褲子，兩腳插進尖梁寬統的靴子裏，把一條像烘成的蛋糕一樣起棱線的髒面巾圍在頸上。

帆布門帳跟着麥加利從房裏飛到走廊。他連嘗試都不嘗試把牠們推回去。這是不可能的。被房裏的風掀起的門帳拍動着，飛舞着，疾搖着，憤怒着。

麥加利對於牠們的行為已經研究得非常透澈。他僅僅把房門砰地關在牠們上邊。牠們像灰色的旗子似的掛在門外。

這旅館站在東南西北風的集中點。借用以航海為業的人們的術語，這個地點叫做「風窠」。

東南西北風在外邊聯合起來，共同跟人們作戰。牠們捲起可怕的灰塵的暴風雨。傾斜的，猛衝的旋風的高塔掩蔽了太陽。牠們是密層層的，鐵鏽色的，好像用駱駝毛築成的山丘。大地上籠罩着日蝕的昏暗。旋風使許多車輛和火車滾在一起，撕下帳幕，掩蔽着，燃燒着，搖撼着建築架和鋼鐵的建築物。東南西北風怒吼了。

同時，牠們的弟弟們，房內的風，在旅館內部製造着災禍。牠們把門帳吹到房外，撕下粘着木層的鐵鉤子，打破玻璃，拔掉窗台上的絞轆。

三個人站在走廊的一端，在關閉着的洗臉間跟前。

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到這裏來的目的，正在爭辯着各種事情，把手裏的面巾和牙刷往前面送，加強論辯的力量。不過他們是很匆忙的，隨時有分散的可能。

走廊裏有兩行門把手，兩行裝滿微綠色的甲醇的試驗管。

穿著白綢衫的女僕們正在掃著黃色地板上的鋸屑。

正方形的房窗以牠所有高度和闊度，代表走廊的一個橫斷面。牠面對著東方。陣陣灰塵像燒過的鉛一樣閃著微黃色，從棋盤格子的窗簾透射進來。灰塵掩蔽了窗外的景色。

麥加利近視地微笑着，走近工程師們。

「你們在談些什麼？」

強烈的白色陽光從窗口燃燒進來，燒得像一條條的鏤一樣快，但一燒到廊道上，牠立刻失去了主要的盟友——灰塵和風。牠失去了大草原似的野性的兇猛。透過玻璃窗，牠便是無害的東西了，牠鋪滿了整個漆成赭色的假象牙質的地板。牠假裝像小貓一樣馴服，和善。牠虛偽地注視著人的眼睛，使他聯想到一個晴和的早晨，聯想到紫丁香，也許還會聯想到露滴。

麥加利側目斜視著，低聲囁嚅著。大鼻子，戴眼鏡，身短而粗，好像一個Extremé（註）。

一個穿烏克蘭翻領襯衫的胖子，帶著厭惡的神情從他轉過身去。

「我們在說，」他很快地對別人說，公然給麥加利一個不理睬，「我們在說，因為水管壞了，所有五層樓的洗臉間都關門了，所以我請你們都到屋外去，直到風……」

於是厭惡地從大家轉過身，特別對麥加利說：

「……至於這一切玩意兒，如果我這一家有誰企圖做兩百六十作——別說三百六十作——我便要抓

（註）是俄國革命前的普通學生的名稱，又作參加檢定考試的學生及大學預科（即高等學校）的學生而言。——編者

住那豬欄養的兒子，把他一脚踢出去，不讓他走到砲彈的射程以內，即使他有三重賽格的工程師！你可以相信這個！」

他憤憤地從全體人轉過身，沿着樓梯走下幾步。但突然又屏着氣，走回來，很快地說：

「這是建設，不是競技。」

又好像要離開的樣子，但走到半樓梯又走回來。這是他說話的習慣。

「我祝賀你，」麥加利說，意思是指壞了水管的事件。快步走下樓梯。

他立刻明白了：哈爾科夫工人們所建立的紀錄已經傳遍了全部建設區工人的耳朵。這是他所期望的。時間不能放過。

樓下，在辦理護照的事務員的辦公桌跟前，新到的工人們坐在鋪蓋上和手提包上。四十名左右。他們就在這裏過夜的。旅館裏兩百五十個房間沒有一張空眠床。然而每天還有新的工人到來。

蹣跚地翻過行李，跨過腳踏車，踏過人們的腳，麥加利走到電話機旁。

科爾尼耶夫好像沒有離開工場。雖然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但他還沒有離開工場的意思；中心站的電話員把這告訴麥加利，他立刻聽出了麥加利的聲音，用他的名字和他的父名——達維德·律服維奇稱呼他。中心站的電話員跟第六段的混合土工作情形保持接觸。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當時，麥加利工程師所統轄的一段是被認為最重要的一段。

「我要替你接通小組（註）的電話，」電話員像煞有介事地說。「科爾尼耶夫好像還在那裏。他的

（註）小組是某一工業部門或某一地區的共產黨組織的最小單位。

老婆剛剛打電話給他。順便告訴你，她今天動身到莫斯科去，回到她另一個丈夫那裏去。可憐的科爾尼耶夫！還有，你覺得哈爾科夫工人們的成績怎樣？一班做三百六十作！這是少有的成績。好，談得這麼久！我給你接通了第六段小組。」

一個穿棉織的托爾斯泰式襯衫的老人從郵政部和國立勞動儲蓄銀行的窗口拿掉一張寫着「打烊」的破爛的紙牌。這銀行設在門廳裏。老人像布穀鳥一樣看看窗外，接着開始做他的工作。在他旁邊，一個赤脚，頭髮不羣的姑娘在櫃台上攤着各種報紙和雜誌。

一個外國人走到台跟前，買了一份「消息報」和一份「真理報」。一個穿烏克蘭襯衫的胖子買了一份「大道報」和一份「柏林日報」。一個老太太選了一份「茂齊爾加」。一個男孩子買了一份「在旗下」。(註)洋鐵罐頭裝滿了銅幣。

外邊，透過浮塵的黑紗，燃燒着寒暑表的水銀彈丸。鼻上塗着淺垢，戴着洋鐵罐頭一樣的眼罩的馬車夫們走了進來。他們裝運乾土到旅館裏來。他們穿着樹皮鞋和靴子的腳，踏上樓梯，很困難地辨認着房間的號數，敲着房門。

麥加利跟科爾尼耶夫談過後，又打電話給中心站，吩咐對方九點鐘替他接通莫斯科的電話。他於是跑回自己房裏。他急匆匆地穿好衣服：一件有條紋的襯衫，一條軟領，一條領帶，一件給他穿太大一點的對襟藍色上衣。

(註)「真理報」和「消息報」是蘇聯兩種最大報紙，前者代表黨，後者代表政府。「大道報」是巴黎出版的，為法文。

。「茂齊爾加」是種兒童畫報。——編者

昨天傍晚，他沒有時間洗臉。而今天早晨又沒有水。站在廉價的，竭力加以修飾的斯拉夫式的衣櫃跟前，他從眼角揩掉黑色污點。科倫香水（Eau de Cologne）已經乾了。他在面巾上吐着唾沫，擦着大鼻子和多毛的長鼻孔。他套上一頂寬大的破帽子。破帽子像他粗硬的，豎起的，布拖簍似的頭髮一樣顯着圓形。

鬧鐘的長短針指着六點五十分。

麥加利從他房裏跑出來，肩膀碰到滅火機，慌忙跑到樓下的飯廳。食櫃上放着嵌着烤鱈魚和雞蛋的麵包，但吃早飯的人的行列太長了。他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他甯可到工場去吃。

他在門口被一個斜視眼的傢伙止住，這傢伙穿一件襯着黑領的黃色球衫。

「哦，麥加利，你什麼時候到哈爾科夫去看看！」

麥加利側目瞥了一眼。

「等等再說吧。」

「來看看我們呀！」

在旅館的大門口，站滿了用柳條編成的烏拉爾馬車。牠們正在等待着工程師們。馬尾巴揮動着。裝飾得很美觀的車杠閃着光彩。有一股十分強烈的馬的氣味。

「喂，伙計們，」麥加利用他微弱的聲音喊道。「誰到第六段去？」

車夫們默不作聲。

「喀斯塔那耶夫準備到第六段去，」一個老年的啓爾吉斯人（註）靜默了一會兒後，回答道。他戴

薄魔術師戴的絲絨帽子。

「客斯塔那耶夫現在什麼地方？」

「客斯塔那耶夫到醫院去了。」

「好！」

第六段並不遠，不過兩公里路。麥加利側目瞥了一眼，開始步行了，很不雅觀地用腳趾頭掘進泥土裏，迎着太陽和風走着。但他首先折進一座小小的木房子裏，牠有一支高高的木頭氣筒和兩個敞開的門。這座小房子盪漾着一種新開紙在日光中焙着的氣味。麥加利爬到一隻大木桶上，大便。

「他們在這裏消息的確很靈通，」他想，把長手指拉得喇喇響。
成羣的電線木桿迎着風和黑色塵霧飄蕩着。

(註) 是中央亞細亞講土耳其語一個蒙古民族。——譯者

樣樣東西都從自己原位移動着。樣樣東西都在行走。樹木在行走。樹林涉過泛濫的河水。

這是五月。一棵樹落在後邊。牠驚駭地停住腳，深的河水浸到牠的膝部。牠轉臉朝着閃光的列車；

牠正在開花吐豔，枝葉抖擻，像一個新兵。

我們像影子一樣從西向東移動。

向東移動的有雲，起重機，圍籬，摩爾多維亞的無裙女袍，抽水筒，環帶牽引車，禮拜堂，同教堂的尖塔。

熾熱的砂和木頭堆在一起。燃料和船散在岸上。一隻拖船跟泛濫的河水鬥爭。

水泛湧着，像一面大魚網。水帶着明晃晃的網眼閃着光。網在沸騰。這網由一隻小船拖曳着。牠的槳在拍着，牠昂起紅頭；牠彎下身子。牠在橋下被驅趕着。

石造的碼頭漂浮着，頑強地抵抗着水流，牠們的鼻喙浸在水裏。泡沫的梘子圍繞着牠們發光的頸項而涉騰。裝甲的橋樑帶着幾公里都可聽見의 吼聲捲了起來。橫跨兩岸的橋樑用光和影刺人眼睛。

我們正在越過伏爾加河。

革命向東行進，目的是要到達西方，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够阻止牠。牠一定要到達西方。

沙拉托夫——烏發。（註一）

一路充滿了鈴蘭，充滿了夜鶯！夜鶯並不害怕列車。牠們澈夜應和着從夜的喉嚨發出來的玲瓏聲，彈動聲，和沸騰聲。夜充滿了冰冷的露水。

在各個站頭，孩子們賣着鈴蘭。到處是鈴蘭的氣味。電線木桿搖動着，像一株鈴蘭的枝幹。嵌在綠色天空的小月亮是白的，像鈴蘭的一個小小的花蕾。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左邊是森林；右邊是斜坡。斜坡上蓋滿了矮樹叢。

左邊是車廂；右邊是車廊。這是國際列車——一種臥車。（註二）綠色的繚亂的風景掃過車廊的窗

口。

乘客們衝出到車廊上。車板上的鋪墊刺着他們的腳底，車板是有彈性的，像跳板一樣。

每個窗口都有一個側影。

乘客們都已丟棄了娛樂。牠們的娛樂是各種各樣的。一些美國人玩撲克牌。一個德國人把一些牛油從紙頭上撥到可可罐裏。一個蘇聯工程師近視地彎身在他的圖樣上。「經濟生活報」的記者，一個詩人，讀着一通速記成的報告：

（註一）俱係地名，沙拉托夫在伏爾加河旁，烏發在烏拉爾山旁。——編者

（註二）國際列車是行駛於歐亞兩洲之間的一種臥車，直通西歐。——編者

「……在政府的歷史中，在國家的歷史中，在軍隊的歷史中，都有機會存在着，表現出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但牠們，這些可能性，都被摧殘了，因為領袖們沒有注意這些可能性，不知道怎樣利用牠們，而軍隊便遭到慘敗。」

「我們有實現一九三一年的預定數字的可能性嗎？」

「是的，我們有這些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包含着什麼呢？怎樣才能實現這些可能性？」

「首先必須有充份的自然財富：生鐵塊，煤，油，穀麥，棉花……」

詩人用指甲在「生鐵塊」底下劃一道線。

「……我們有這些東西嗎？我們有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例如烏拉爾山脈所有的富藏，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找不到。生鐵塊，煤，銅，油，穀麥，——烏拉爾山脈樣樣都有。……」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方形木牌從左至右閃過車窗：「歐洲——亞洲」。（註）木牌漆成白色，油漆正在剝落着。牌上刻着字，像一個省份的名稱。這是一個毫無意思的標柱。牠現在落在我們後邊了。這表明我們還在亞洲嗎？……奇怪！……我們正以可怕的速度向東邁進，而且隨身帶着革命。我們永遠不會再落在亞洲了。

「……減低速度便是落後的意思，而落後者便挨打。但我們不願被人打。不，我們決不會被人打！這是舊俄的歷史：就是因為牠落後的緣故，所以牠不斷被人打。牠被蒙古的可汗打過。牠被土耳其

的地主打過。牠被瑞典的封建領主打過。牠被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牠被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牠被日本的貴族打過。

「牠所以被人打，因為軍事落後，文化落後，政治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牠所以被人打，因為這樣有利可圖，因為打擊沒有受到懲罰。……」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再落後的原因。……」（註一）

列車飛奔着。快靠站時，芬尼亞有點害怕。她從窗口看看外邊。

羣山變得更陰暗了；空氣——刺鼻的，濃重的。

一座車站上的茅房或一座換車手的小屋！**黑的和紅的！**牠靠着陡崖，像一個氧化了的鐵塊。在牠上邊——是烏拉爾山上細長的，多毛的橫櫛的羽箭。

黑色和紅色——進攻的顏色！一個炸藥箱上的警告牌！

列車跳躍着，像透過隧道的鎗筒的一根杆子（註二）。牠從山洞裏拖出一道濃臭的礦質氣流。當牠進入隧道時，所有的車窗都被關閉了。車窗的玻片被黑暗變成了墨黑的鏡子，以加倍的強度反射出明亮的電燈光。

但穿過隧道以後，世界是變得多麼光明呀！

在山裏的車站，一個小女孩在賣着黃花。

（註一）摘自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蘇聯第一次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詞。——編者

（註二）是一種小鐵杖，前膛鎗裝火藥時必須用牠把鎗筒裏的火藥搗實。——譯者

芬尼亞從窗口俯視着她，喊道：

「這兒來，小女孩！到我這兒來！」

但那女孩沒有聽見。她沿着列車邊沿跑着。她用展開的手指抓住花兒壓在胸前，好像抱着小鴨似的。

「你這蠢女孩！」

一捆捆的報紙，包裹，和信包，正從郵車裏被丟到硬地上。一些破傢具已從車上卸下來了：一張舊飯桌；一張木頭床，各部份背接背地縛在一起；一把椅子；一條燒焦了的板櫟。

「他們在搬運他們的廢料！」

說這句話的是名叫麗祖卡的女郎。她是火車腳夫，穿着車務員的制服，粗腿，上罩着灰色厚襪，手裏捏着一面破損得很厲害的綠旗。她已跟芬尼亞成了朋友，向芬尼亞道歉，端給她一杯白開水，以代替茶。一個男孩子經過國際列車的窗下。他停住腳，仰起頭，慢吞吞地睜着塵封的銅字。（註）

「直達列車的睡車，」他說，「但他們並沒有睡！」

這是白天。

驚異的孩子再往前走，用石子打着車輪。鐵車帽的外國人們從窗口注視他。在窗前置子上的玻璃杯裏，插着一球球白色和綠色的鈴蘭。玻璃杯子放在銀托子上。烤着焦黃的麵包片裹在蠟紙裏。沉重的銅質烟灰盤裏，裝滿了美麗的花雷！

（註）國際列車幾個字是用銅做的，釘在列車的車沿上。

——編者

芬尼亞坐在「硬」(註)車裏，從基輔的邊界通過莫斯科。到莫斯科時，她不得不從布萊斯基車站轉到喀斯基車站。很遠的距離！

她端起旅囊壓在非常膨大的肚皮上，搬到車站的月台上。許多手肘把她推開去。人們有些幫助她，有些責罵她，有些可憐她，有些推擠她。她用披巾的一角揩着塗滿污垢的黃鼻子。當她揩着鼻子的時候，她十分當心地伸展着戴銀戒指的指頭。在她發熱的拳頭裏，她把包着錢的手帕捏紧了。

這個戒指是她自己買來的。雖然她跟珂斯加還沒有在當地蘇維埃登記，但當她肚子裏顯然有了小孩的時候，她就買了這隻戒指套在指頭上。她認為自己像已經結了婚一樣，而現在她正去找那個被她認作丈夫的男人。她此次旅行的目的是爲了登記。

至於他，他也許沒有再想認識她的念頭。他也許已經跟別的女郎露在一起。誰能說呢！她甚至連他的住址也不十分清楚，但她已經感到非常寂寞，而且第一次懷孕又彷彿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她去找他。

在喀斯基車站，她痛苦地從後月台下來。她先往後退，擋住人衆，緊緊抱住旅囊，熱汗流下她的身體。她在行李上一直坐到傍晚，沒有吃一點東西，唯恐東西被人搶去，胸中作嘔，頭腦昏暈。輪到她搭上一班火車時，她在旁邊移動着脚步，不時往後退，狂野地看看週遭，緊緊抱着旅囊，像抱着繡道上標柱一樣，抓住牠的把手，在地上拖着，好像她在跳着一種奇特的波蘭舞。

(註) 車內的鋪位是硬板而不是沙發的車，謂之「硬」車，相當於三等車。——編者